

庚寅晨進見 先生先生曰予精神接續不來玲曰玲至
半邏待 先生曰恐不能復東矣歛獻而別 是夜戌時先
生即捐館矣痛哉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二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三

訓門人語二

門人姚瑚敬述

辛亥二月瑚上書 先生約二千餘言 先生語佩蔥兄

曰此兄太覺性急故某答書致此意 見文集 後相見時又

誨以學問之道如天之暑往寒來無驟運亦無暫停又

如雞之抱卵不急不舍則勉勉循循而自有所至矣 以下

辛亥

三月四日瑚同弟至語溪力行堂候 先生先生訓以為

學當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誼誼數十語瑚問日用工夫

非助即忘幸 先生教之 先生曰要知必有事焉孟

子本說集義程子兼居敬說益精密矣吾人日用工夫居敬窮理如是而已若忘與助病實相因忘固不可助亦不可惟助故易忘耳又以雞之伏卵為喻反覆開導恨不能悉記云○燈下問及瑚兄弟產幾畝瑚曰不過六畝內有墳基屋基二畝因言瑚兄弟自幼孤苦貧困即以蒙館餬口故早年失學一無知識 先生歎息久之次日晨起謂瑚兄弟曰處館究非良策吾人須自食其力為佳漢徐孺子可法也子產太薄不能自食余昨夜為子思之可舉一會置幾畝田桑可以躬耕讀書當與 王先生圖之冬間果與一會又有相約同居之說殷殷不

置 先生之欲扶植造就如此痛瑚兄弟頑鈍庸篤不克仰承 先生德教也

瑚於己酉秋初見 先生後寄語王言如云攻玉耽於靜坐未免病在厭動求靜白沙學主靜者也其詩有日廊廟山林俱有事吾儒隱居求志正為時世不偶故當退處巖谷然守先待後經綸素具亦無一事可略也若嫌散厭棄惟求閒靜設有行義之日豈能有所為乎至見將別 先生又語瑚云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胡可一日忘之

時泊舟佩兄館側去力行堂里許欲攜襪至舟中而 呂

先生適差人至佩兄處失附之以行 先生曰此不及簡點存心不密故也因曰功夫緊要在一密字

仲夏望後四日瑚同吳象六至楊園候 先生因隔牆有讀書聲象六問曰此小令郎讀書聲耶 先生曰非也舍親在此設教耳舍親訓蒙頗善前在某處賓主相得年亦甚久去歲主人產俱淹沒所以失館此間做隣寒族不知相恤困苦之甚瑚曰善訓蒙尙且如此可見館不足恃處館實非良策矣奈何 先生曰處館豈爲長策但吾人目前舍此又無別事可爲夫子固曰耕也餒在其中矣

先生又言三代以上無論矣自兩漢以後尊賢養士之典猶有存者所以當時諸君子皆能有以自立其士大夫以及草野庶民猶知尊禮之道至於今日誠所謂上下無交之日也吾人生於此際譬諸草木生於秋冬命可知矣設有幸以待春陽之和命也不幸終於嚴霜凜雪之慘亦命也若不能俟命則小人之歸已矣安得爲學

問哉

又問佩兄欲學醫質於 先生先生許之否 先生曰他人學醫吾猶止之況佩蔥乎因言近時茗中知交學醫有名者徐周道許升如是也兩人之術不相上下周道

所不能者升如活之升如所不能者周道活之但周道醫好者非貴即富而升如所醫好者非親族則相知皆貧賤人耳兩人之術俱精而家之貧富竟大不同豈非命哉

先生又歷舉甲申以來流離播遷艱難困厄數事因言不知不覺絕處逢生苟延性命以至今日夫豈意料所及哉某嘗云命苟不應寒餓死固未必無意外之遭也如去年產盡淹沒即於何呂兩家貸金買米寄友人處爲禦凶之計如此處困固已不同此亦不足言矣

壬子歲瑚館 先生門下 先生時以補偏救弊是修身

要旨爲訓一日出見復申此意曰凡言修者必有不善之處修之之功去其不善以歸於善而已宮室器用皆然況於身乎修之字義蓋如此○又論依於仁依字從人從衣如人與衣之貼切而不可離也

以下壬子

先生訓瑚兄弟曰一日不學則此身即一日陷于不肖虧體辱親即在乎是敢不黽勉

先生曰白沙孤之遺腹者也其詩曰生來只見山頭土祭諱惟聞墓下蠶至今讀之泣然流涕也吾師劉子亦未生而孤本支五服俱無親者而家又最貧祖父攜之育於外族然及其長俱能顯揚其親又以科名未足畢顯

親之志也一受學於吳康齋而友胡敬齋一受學於許恭簡而友高忠憲人品學術遂爲一代宗師嗚呼夫非盡人之子歟方其幼時子母煢煢出入衙郵無論姻婭族屬弗意厥孤雖其死父冥冥荒原嗣續之計岌其殆而不啻一髮之引千鈞乃兩先生奮起南服立身行道屹如喬嶽百世之下猶將聞之興起而況當我世與親炙之者乎瑚曰必能如是方爲無忝所生矣

先生曰做人切莫犯聖賢所戒哀哉難矣哉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等語又曰論語兩處難矣哉兩處吾未如之何孟子兩處哀哉不可不時自省戒

瑚館 先生門下瑚雖執弟子之禮 先生必以賓師禮

相待瑚固辭不獲凡家中常事朝夕談及必曰請教其盛德謙下如此璉弟時有札至 先生必肅衣冠揖然後展視瑚固辭曰小子陳於 先生之前何敢當此 先生曰令弟有志學問年雖少何可不敬畏之

先生謂瑚曰士農工商各守一業蓋天下未有無業之人靖節云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士而不好紙筆猶農夫不好耒耜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先生新構書室庭前要買竹編籬時瑚隨至半邏見園竹甚茂瑚曰 先生編籬之竹盍於 何先生處取之

先生曰 何先生待我過厚何可事事有求古人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余時念乎斯言

先生有族弟無子以繼室隨來之子爲子一日掃墓欲與拜 先生曰寧可飲時來與拜則不可時彼父母出怨言族人家人多有勸 先生者 先生終不許語瑚曰禮教不明而直道難行如此

四月二十六日薄晚 先生收麥壓桑枝歸語及耕讀之事因訓瑚兄弟曰吾人立身須君相有求於我我實無求於君相方可成得人品此古人進退所以綽綽餘裕也如諸葛武侯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必俟先主三顧方

起及其身任天下何欲不遂乃言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此可見矣今世一切反是故得志則奢淫惟日不足失意則悲憤如不聊生未之得也不可得旣得之也不可復失人品又何自立乎唯能守耕讀能盡職分然後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方可造此

五月十四日 邱季心先生至齋談至徹曉大旨以省察克治爲先補偏救弊爲要立心須闊大作事當果敢又云失於柔弱者讀書必求其剛毅果斷而藥之如求也退故進之之類此皆瑚之要藥也別去以所語質 先生曰邱先生剛毅處甚不易及○邱先生又云讀書當

四面看不可執一又囑教新兒語閑之以禮義飽之以詩書

先生嘗訓曰學者立心當以天下爲己任而功夫則雖小物亦當用力

先生語瑚曰某甲申春與錢字虎渡江往見山陰先生徒步山間字虎未免有欲速意余語之曰吾脚下只有眼前一步能以此語自持則欲速之心不作矣

先生嘗以山陰嘗思一日所行不愧三餐茶飯否二語黏之几榻之右

先生曰世無無職分之人人無無職分之日求盡職分自不得不憂不得不懼知憂知懼必使無憾而後卽安。又曰能盡職分而後可以安命程子所以亟稱要不悶守本分之言也

癸丑三月二十八夜先生言後生如方長樹日有嫩枝生發方有長進以下癸丑

先生遇諱日之祭時用墨冠白服佩蔥兒問焉答曰祭時家兒不能變服故某亦不敢純素耳

先生語默斯先生長子曰凡人行住坐臥須要用心心用則活活則靈吾看汝蚩蚩然無一事用心者汝看門之樞用者如新不用則朽矣水之動者必活不動則臭矣汝爲

人而不用心則亦爲朽臭之物而已可不危哉

先生謂瑚曰非義之貨色吾人視之當如洪波烈火如鼎鑊刀鋸

先生曰論語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於此當反覆思之思之審欲信之篤若信不及真是枉做小人

先生謂瑚曰昔吳哀仲有言學問之要只是事事不可放過才欲放過一處便長因循怠惰之心此語甚善卽先儒所謂居敬所謂必有事焉也果能持之以恆終始不懈使造次顛沛亦無放過則極其精密矣○瑚稱哀仲爲先生 先生曰哀仲卒時未三十今兄年已過之此

稱亦可不必稱謂之際固不可過於高亦不可過於卑也

七月十三日東莊侍坐 先生諄諄以讀書相勉又曰境之困苦士之常事貧窮患難豈有獨我受不得之理

瑚與 先生幼子講小學善行一篇間有所疑質之 先生先生曰外篇是劉子澄所編容有未粹處如鄧伯道縛于於樹朱子已刪之矣某意王祥一條母又思黃雀以下十九字朱壽昌一條迎其同母弟妹八字拊其弟妹十二字此類俱可刪也

先生曰課督諸生用一分心力卽有一分功效失一時裁

培便見一時荒落誠不可不慎也

又曰爲師者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矣
又訓瑚兄弟曰方正學云人才日衰少善保膝下兒吾人
有課讀之責者不可不時存此意

嘗從 先生至半邏百里之遠必終日危坐坐處亦不移
尺寸每私驗之必如此語之佩蔥兄佩兄曰玲與 先
生同寢通夕未嘗反側真所謂夢亦齋莊也

默斯未冠時 先生命暫以幅巾禦寒默斯不欲隆冬盛
寒囚首露頂家人患之託瑚告之 先生瑚難其辭一
日寒甚始致辭曰默斯頭凍如此恐或成疾奈何 先

生厲辭曰與之幅巾彼既不肯此頭何妨凍落因言數

年前太福卽僕陸慎乳名小時出鎮私買一帽戴之予見之怒

甚投之於廁可以待子不如待僕乎

先生一日論及科舉之學因歎曰余於己卯壬午間若論

文藝亦可傲幸但當時一爲中式則亦爲祝開美矣

王先生曉庵與門人說中庸錄其說呈於 先生先生閱
之不答 曉庵使瑚問焉曰說有是非乞 先生指明

槩置不答何也 先生曰說亦未見不是但先儒發明
已甚詳悉吾人只宜體驗於心可矣此等記錄槩可不
必故某置之不答也

甲寅七月二十三全佩蕙見候 先生於語溪之東莊時
先生久病羸瘠已甚不數日卽易簀矣猶坐至更餘
莊整端肅諳諳以學問勉瑚兄弟未嘗稍有倦怠歆側
也所謂一息尙存不容少懈如此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三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五十四

訓門人語三

門人姚璉敬述

己酉仲秋 先生同張宣城張企周至震澤弔 王曉庵
夫人之喪弔儀白布一端 曉庵辭謝 先生曰某平
生未嘗以虛禮加友朋 曉庵不敢卻璉見 先生始
此見時適 先生將別
臨別聞鎮西三賢書院遂往謁焉見書院傾圮衰落惻然
久之將拜企周以塵襪又不得拜席爲辭 先生曰拜
先賢奚用席爲卽地行四拜禮

庚戌秋璉兄弟拜謁 先生於張佩兒齋中適語溪以東